

池莉 黑鸽子



金犀牛丛书

金犀牛丛书

池莉

黑鸽子

明天出版社





金 犀 牛 丛 书

目录

1	第一章
14	第二章
26	第三章
34	第四章
44	第五章
55	第六章
61	第七章
68	第八章
77	第九章
85	第十章
92	第十一章
102	第十二章
113	第十三章
124	第十四章
135	第十五章
147	第十六章



金 犀 牛 丛 书

159	第十七章
166	第十八章
177	第十九章
187	第二十章
195	第二十一章
207	第二十二章
215	第二十三章
224	第二十四章
235	第二十五章
248	第二十六章
261	第二十七章
272	第二十八章
281	第二十九章
295	第三十章
308	第三十一章
323	第三十二章



第一章

马

腾跃的行军床支在书房的一个角落里。此刻他僵僵地坐在床上，听着外面母亲的动静。汗在汗衫里面顺着胸窝子往下爬，痒痒的。他用脚大拇指捅了一下电扇钮，电扇转了起来，嗡嗡地摇头。他躺下去，行军床吱吱嘎嘎地呻吟。他一直对住在书房的行军床上愤愤不平。他的好多同学从小就有了自己的房间而他却没有。他觉得自己永远只是这个家里的一个旅客，一个借居者。

母亲突然没动静了。她睡了？马腾跃在黑暗中躺了好一会儿，母亲那边还是没有动静，看来她是真的睡了。马腾跃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直绷紧着的身体这才放松了下来。电扇在嗡嗡地摇头，马腾跃身上却仍是汗水涔涔，屋里的空气黏糊得要命。马腾跃将汗衫脱下来揩抹身体，琢磨着是不是到卫生间里去冲个冷水澡。冲一冲肯定很舒服，但他认为还是不冲的好，省得惊动了母亲又是一串啰嗦。

马腾跃睡不着。他又开始回味母亲回来以前他和豺鱼



歪在沙发里从影碟上看到的那些东西。那些令人心惊肉跳的图像和声音一次又一次攫住马腾跃的喉咙，使他无法呼吸。很快他就感到口干舌燥了。他很想喝口水，喝口冰镇可乐，让那凉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液体穿过他的脏腑，浇灭心头之火。他看到了岳紫荆。他想今天真走运居然碰到了岳紫荆。岳紫荆没有像往常那样绷着她那张漂亮的脸，她笑着，非常友好地看着马腾跃，还朝马腾跃伸出她的手——她的头上突然现出了金灿灿的光环，像太阳一样耀眼。

“喂！喂！”

马腾跃睁开眼睛，看见了母亲的脸和母亲头上的电灯光。电灯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用手掩着脸，不耐烦地说：“困死了。我好不容易才睡着。”

“我必须和你谈谈。”

母亲总是这个口气：我必须和你谈谈。谈什么？谈了千句万句，可马腾跃根本连一句都听不进去。谈是白谈。母亲怎么总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马腾跃坐了起来。他侧着脸，表现出自己的勉强。这会儿他已经不怎么害怕了。最可怕的问题是影碟，可影碟已经被机灵的豺鱼从机器里退出来，悄悄揣进兜里，带走了。没有什么蛛丝马迹落在母亲眼里，母亲能说什么？

“我必须和你谈谈！”母亲强调说。

马腾跃尽可能坦然地将脸转了一个角度，现在他和母





亲脸对着脸了。马腾跃用他年轻而清澈如水的眼睛与母亲四目相对。他看见母亲披着一头乱发，脸上细碎的皱纹纵横交错，黄脸皮枯涩而毫无光泽。马腾跃纳闷：妈妈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母亲的眼球上布满了血丝，口里喷吐出一股浓重的酒气。马腾跃又一次偏过了脸，这次不再是表现他的勉强，是因为母亲口中的气息不太好闻。母亲喝醉了。好像母亲是从来不喝酒的。

幸亏母亲喝醉了，不然他们刚才准得被当场抓获，哪怕豺鱼再机灵，他们也无法幸免。母亲的明察秋毫一直让马腾跃心怀畏惧。

母亲并没有考虑她口里的气息有什么不对劲。为了使自己的表情更具震慑力，她将脸逼近儿子，偏着脸的儿子将他的头往后仰了仰，以避其锋芒。母亲又一次意识到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已经不愿意与自己的母亲靠得太近——母亲毕竟也是一个女人。想到这一点母亲下意识地的脸后撤，她看到儿子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

“今天晚上你们在家里干什么？”母亲将“家”字咬得很重。

“没干什么。”

马腾跃尽量装得满不在乎。但母亲捕捉到了他眼睛里掠过的紧张和警惕。马腾跃心里一有事脸上的表情就有点像一只支楞起耳朵的耗子。

母亲盯着马腾跃的眼睛，盯得他低下头去。她故意沉





默着和儿子对峙了几分钟，然后出其不意地问：“刚才那小流氓他是谁？”

马腾跃抬起头来，脸上耗子般惊惧的表情在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是小流氓，”他说，“就是小区里的一个街坊。”

“街坊？”

母亲下意识地重复着这个一股小市民味儿的词。她知道这一次又没有击中儿子的要害。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的表情轻松了起来。儿子已经在心里布好了防，今天晚上，他只会和她在“街坊”这个问题上周旋，不会再说其它的了。那么儿子到底做了什么需要瞒着人的事呢？

“他是个什么样的街坊？”母亲不想就此收兵。她见识过也打听过，其实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街坊，甚至知道那小子有个绰号叫“豺鱼”，但还是要明知故问。

“街坊就是街坊。”

“街坊也有好街坊和坏街坊，”母亲重复她说过了无数次的話，“你现在还是个孩子，正是可塑性最强的时候，和不三不四的人接触，就会受到坏的影响。”

“我知道。这个道理你每天要对我说好几次。”

儿子昂起了头，眼睛里放射出好斗的光芒。

一股厌恶感突如其来，母亲觉得和儿子的对话没劲透了。这是一种失败后的厌战情绪。这情绪紧紧攫住了母亲，让她无法喘息。儿子摆的就是“我就这样了看你能把我怎么办”的架式，打轻了没用打重了她又舍不得，真叫



人无计可施！

母亲朝着虚空里挥了挥手，说：“总之你不能和这种人来往！”

马腾跃哼了一声。片刻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一“哼”是从自己鼻腔里发出来的。他居然敢当着母亲“哼”了一声了！有一丝快意轻轻地掠过心头，让他很受用。

母亲的脸色越发难看。

这时候父亲走进了房间。

父亲的出现让马腾跃感到意外。父亲最近在一个剧组帮忙，一直住在宾馆里，基本上不回家。他今天怎么回来了？

父亲的笑脸立刻使屋里的气氛松弛了下来。

马腾跃并没有放松警惕。随着他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懂得人情世故，他也渐渐发现了父母对付他的一些小窍门。比方说父母从来不会同时对他发脾气，他们总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打一个摸，一个使用大棒一个使用胡萝卜。这一次，显然轮到父亲装笑脸了。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准备战斗！马腾跃在心里对自己说，准备战斗！

父亲在他的软椅上坐了下来。他捧着一杯茶，稀溜稀溜地喝着。他显然和母亲一样，对他们的儿子不怀好意，可居然还能笑得那么亲切！

“腾跃，”父亲问，“你真的不想上学了？”

马腾跃不说话。因为经验告诉他父亲的这种提问只是





一种说话方式，并不要求他回答。

“真的不想上学那就算了！”父亲一挥手，显得十分豁达大度，“我本来是希望你能读个大学的，哪怕读个大专也好，一个人没有一点学问，恐怕是很难应付将来的社会的。当然我并不想强迫你，你实在不想上，那就不上吧。不过，不上学不等于什么事都可以不干，整天游手好闲，混日子。你已经是个大人了，除了吃饭睡觉，总得做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对不对？”

马腾跃不吭声。他还等着父亲往下说。

这次父亲没有接着往下说，母亲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接着父亲的话继续发挥。他们都沉默着看着马腾跃。马腾跃知道他们是在等着他说话，他们大概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打算。自从马腾跃自动辍学，呆在家里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无业人员，他们就一直想从他嘴里知道他对自己的将来有些什么打算。可马腾跃根本没有打算。他不想上学只是因为上学没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意义。至于将来，将来不过是遥远的一片模糊的未知数，马腾跃根本无法对它做出任何预测。你能让马腾跃对父母说些什么？

“说话啊，”母亲不耐烦了，“你爸爸问你呢！”

马腾跃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反感，他对父母的一唱一和腻透了。他们总是把他当傻瓜，以为他什么都不懂，有什么话从不肯直接说出来，而是用一些很拙劣的小伎俩来引诱或逼迫他就范。他真想大声地告诉父母：我决不会落入你们的圈套！决不会！





“我不明白，”母亲气势汹汹地说，“你为什么总和我们有对立情绪？”

这是从何说起？马腾跃在心里冷笑，究竟是谁和谁有对立情绪？谁找谁的碴？谁想在谁的鸡蛋里挑骨头？大人真是蛮不讲理！明明是他们动不动找上门来兴师问罪，却偏偏还要说孩子有对立情绪，这个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滑稽！

“把头夹在裤裆里算怎么回事？”母亲似乎看出了马腾跃的心理活动，冷嘲热讽地说，“你不是个男子汉吗？有什么话就不能堂堂正正地说出来，非要在心里嘀咕？”

马腾跃还是沉默着。对付父母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父母再强大，也会有弱点。对于马腾跃，他们的弱点就是他们是马腾跃的父母而马腾跃是他们的儿子。说到底，他们发再大的脾气，可又能把马腾跃怎么着？

马守则看着儿子，琢磨着是不是把好消息告诉他算了。别看儿子现在一脸的晦气，听到这消息，他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的。

要不是妻子把事情说得那么严重，马守则肯定不会厚着脸皮去向华导讨这个人情。他一直从心里瞧不起华导。那是一个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家伙，毫无文化却自称江南第一导演。对那种人的态度，本来只应该有两个字：轻蔑。可马守则这次却偏偏要收起自己的一身傲骨，觑着脸挤出笑容去求他。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为了这个在父母



面前心怀不满却不吭一声的愣小子！为人父者，是不是都得尽这种毫无道理可讲的义务呢？想起来，马守则怎能不感到无比的悲哀！

刘建英充分理解丈夫的心情。是的，是她让丈夫低下他那高傲的头去求人的。可不求人怎么办？为人父母，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和坏人漂在一起，一天一天地堕落下去吧？

前天下午，刘建英身体不适，没有去上班，吃完午饭之后在家蒙头睡了一觉。起床之后走到窗前，想打开窗户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他们所居住的是一片楼宇林立的住宅小区，楼与楼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几乎触手可及。刘建英猛地扯开窗帘，劈面就看见了那个叫豺鱼的坏小子。他赤身露体地站在对面的一扇窗前，闭着眼睛，脸上一副美滋滋的样子，仿佛沉醉在某个梦境里。他用手捏弄着自己。那丑陋不堪的捏弄近得好像就在刘建英的鼻子尖上。他太肆无忌惮了，他面前是整整一幢楼，是几十户人家上百口子人，而他居然就敢那样旁若无人地放肆地对着这个世界捏弄，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哆嗦和颤抖。刘建英愣了，屏住了呼吸，身上细细密密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甚至忘了应该赶紧避一避。而就在刘建英清醒过来想到应该躲开的时候。那坏小子却忽然睁开了眼睛，结结实实地看到了她。刘建英十分尴尬，真有点无地自容，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这种难堪的局面。可那坏小子竟然没有把她放在眼里，他沉浸在自己





的世界里，他的目光越过了她，投射到不可知的天空里去。他继续捏弄他的，发出了“哦哦”的声音。

刘建英气坏了也吓坏了。她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儿子马腾跃。不止一次，她看见马腾跃和那坏小子几个人百无聊赖地站在小区的路边上，不怀好意地看着来往的行人。她也不止一次地安慰自己，儿子只不过是和几个与他年龄相仿佛的孩子在一块儿站站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她有过隐隐的担心。同时她也不停地劝解自己，她的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也毫无道理的。现在，看到豺鱼这丑陋的令人作呕的一幕，刘建英就明白她从知道自己生了一个男孩子之后就开始担心的事情现在终于发生了。马腾跃结交的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孩子，他是和一群小流氓混在了一起。刘建英非常了解自己的儿子，他生来就没有多少主见，跟着什么人就会变成什么样子，跟着那坏小子，毫无疑问，就难免变成个下流胚！

作为母亲，刘建英知道自己已经面临一个最严重的时刻。

刘建英打定主意要用一份工作捆住儿子的手脚。马腾跃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孩子，父母的训斥和呵责，绝对难以帮助他对付外界的诱惑。关键是不能让他太空虚，他一空虚，诱惑便会乘虚而入。得想法让他的生活充实起来，而充实起来的惟一办法看来就是为他找份工作——他是发誓不再踏进学校大门了。

但现在找工作谈何容易，找一份既体面又有较高收入





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刘建英硬着头皮打了几个电话，碰了不软不硬的几个钉子，绝望之中，才愤然闯到丈夫的剧组，让他拿拿主意。

平日以清高自许的丈夫无奈地摊摊手，想就此将妻子打发走。

刘建英愤怒了。她像一个街头泼妇般一跳三尺高，将丈夫骂了个狗血淋头，最后还摔了丈夫手里捧着一个茶杯。刘建英本来是个贤惠的女人，为了儿子，有时候她不得不朝丈夫撒一点泼。好在丈夫并没有让她失望，他到底为儿子找了一份工作。虽然只是个临时工，但也聊胜于无。

刘建英看了一眼丈夫。马守则知道，妻子是让他宣布他厚着脸皮到剧组求人的结果。这结果对马腾跃当然很理想，甚至很妙。但愿马腾跃在高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父母对他的一片苦心。

马腾跃冷眼看着父母，他在等待一个结束，漫长的谈话总会结束的。时间已经相当晚了，有一个呵欠一直想打出来，可他只能憋着。他都有点憋不住了。

就在这时候，他看见父亲脸上又浮起了笑容。他看得出来这一次父亲的笑发自内心，是真笑。

“马腾跃，”父亲叫着他的名字，“我们想和你谈谈你的工作问题。”

工作？马腾跃感到突然。但仔细一想也不突然。一个





人长大了不上学了应该做什么，当然是工作。总不能一天到晚在小区的院子里晃来晃去的，像豺鱼他们那样，做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吧。他只是没想到父母会无声无息地替他去操办这些事，心里多少有点感动。他看着父亲，等着他往下说。

父亲却不说话，只是含笑看着儿子，想卖一个小小的关子。

母亲却沉不住气。“你爸爸让你去他们的剧组。”她说，“去拍电视剧。”

什么？马腾跃差点没蹦了起来。

“太棒了！”他说，“这可真是太棒了！”

刘建英的心却猛地缩成了一团。丈夫的脸上也突然涌起了一片阴云。刘建英想到了一句名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换言之，凡是儿子乐意做的事，做父母的就得多一个心眼儿盯着他。当然，现在再从儿子手中收回这份工作，已经为时过晚了。她已经把话说出去了。

马腾跃已经完全忘掉了刚才和父母闹的那点不愉快。他笑逐颜开，甚至还没遮没掩地打了一个响亮的呵欠。他得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不管在什么状态下都能突然笑起来，一副没脸没皮的模样。刘建英最不喜欢的也就是这个模样。

“我到剧组干点什么呢？”马腾跃问父亲。

“难说，看人家怎么安排吧。”

“听说剧组来了好几个大明星？”





马守则没有回答儿子，只是应付地笑了笑。

马腾跃却不管他的问题是否得到了回答，接着往下问：“剧组会不会让我演个小角色什么的？我可从没演过戏，我一上台腿就会发抖，不过没关系，剧组不是有导演吗？导演会帮我的对不对？”

看着乐不滋滋自说自话的儿子，刘建英后悔莫及。

“行了行了，”马守则打断了儿子的话头，“你的这份工作可来之不易啊！我可告诉你，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到剧组你得注意几条，第一要讲礼貌懂规矩，剧组的人都是你爸爸的老同事，是你的叔叔阿姨，看见他们你得叫叔叔好阿姨好，不要像个没嘴葫芦似的见了人就低着头不吭声；第二你得要勤快，不要像在家似的一天到晚懒洋洋的除了吃饭睡觉什么事都不干，要记住你不是去玩，是去工作的，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马腾跃只看见父亲的嘴巴在可笑地蠕动，却没有听清他说的是什么。这么多年，他早就习惯了父母的唠叨，他们想说什么让他们说去，他完全可以充耳不闻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想自己的心事。想到即将到来的剧组生活将会给自己带来一段色彩斑斓的日子，马腾跃就无声地笑了起来。

“喂喂，我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有？”父亲十分严厉地问。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马腾跃笑着回答，“我都听清楚了。”



马守则疑疑惑惑地看着儿子。他当然希望儿子没对他撒谎。